



公愚活

傅 泽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活愚公.....	(1)
第一个星期天.....	(21)
“亲家”.....	(32)
在雪坡上.....	(40)
他和潘英的故事.....	(45)
洞房花烛夜.....	(69)
天鷹.....	(83)
后記.....	(93)

活 愚 公

一、石 門 关

貴州正安县境內，有一座高山，方圓不知道有多少里，山高入少，森林滿山，虎豹成群。這大山西面，地勢漸低，丘陵起伏。說也奇怪，這大山往西伸出去一條支脈，從東向西，全是峭壁陡崖，好似一道無頭無尾的城牆，割開了那一片丘陵地帶。因此，人們給它取了個名稱，叫做長杠嶺。

這長杠嶺中部，有幾里路那樣長的一段，突然沒有了土衣草皮，露出崢嶸石骨，兩面都是懸崖絕壁，足足有五百多米高，好象一道石門，人們也管它叫石門。

這石門內外有兩個寨子，石門內是安家寨，石門外是仁家寨，從古以來，就各住着百十家莊戶。但兩個寨子的生活卻截然不同。

從東邊那大山中，有一條山溪，流着一股四季不竭的山泉。這股山泉，出了大山，就流到長杠嶺北邊去，順着長杠嶺，流到安家寨，儲在一個天然大石塘內，灌溉了安家寨的幾百畝田地，使安家寨成了個富饒的村寨。山泉轉到石門旁邊，隨着那山勢，猛然一墜，成了

个小瀑布，奔流到山下一条大河内流走了。而石門外的仁家寨，一顆水珠也得不到，庄稼十年九不收，要是遇上干旱年头，农民吃水都要翻山越岭地繞过那道石門，到石門内的那个石塘中去挑。因此，人們都管它叫“穷家寨”。偏偏这一帶地方，三年一小旱，五年一大旱，穷家寨的人，吃尽了那干旱的苦头，世世代代，都过着逃荒要飯的日子。而安家寨，管你天旱不天旱，年年都是十成丰收。相隔不到半里路，宛如两个世界。

要是把那股水引到仁家寨来該多好啊！仁家寨的人，世世代代，思念那石門开，好吃上一頓白米飯。他們寨子里，流传着一首悲慘的民歌：

长杠岭高叻， 隔天三尺三，
人过要低头， 馬过要落鞍。
长杠岭长叻， 头尾都不見，
找头南天門， 找尾龙王殿。
老天心不平， 才把石門关，
門外蕨菜根， 門內白米飯。
穷家寨穷人， 想吃白米飯，
除非老天爷， 打开石門关。

二、鑿石匠

这首民歌，从祖到父，从父到孙，也不知道唱了多少年，多少代。穷苦生活却似鉄板一块，不唯分毫不动，反而愈压愈重。穷家寨的人，知道靠天靠不住了，

就想自己救自己。于是，在那穷家寨中，出现了一个活愚公——寶宝成。这是人家叫他，他自己可不承认。

寶宝成家，世世代代都住在石門外山脚上，也吃尽了干旱缺水的苦楚。不知多少年前，寶家为了方便寨里的人打水，曾經在那石門上挂了一根一百多丈长的繩索，让那些年輕后生翻山取水。他家有一个年輕媳妇，也学那些年輕后生，拉着繩索上石門，誰知拉到那半崖上，眼花手軟，摔了下来，跌得粉身碎骨。

这件事激怒了寶家的人，不知从哪一代起，就学石匠手艺，发誓要在石門上打出一条路来。从石門下，就着山势，寻找石梭石縫，弯弯曲曲，凿出一条石梯路。一代人死了，下一代就接着干，下一代人死了，再下一代又接着干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代人，传到寶宝成的父亲，才打出一条弯弯曲曲的一万多級的石梯路来。因为寶家世世代代都是石匠，手艺精巧，远近馳名，人都叫他家为“寶石匠”。

但那石梯，陡峻异常，老弱妇女，不要說挑着百来斤的水桶，就是空手上去，眼往下看，就头晕眼花，天旋地轉，不敢再去。何况这路也只能挑水吃，要想靠挑水来灌溉穷家寨那两千多亩土地，还是无用。

寶宝成十四岁那年，病危的父亲把他叫到床前，流着泪对他說：“儿啊，老子再不能管你了。你媽死得早，我死之后，你就成了孤儿。記住咱寶家的事业，要为穷家寨这些穷朋友，把水从石門內引出来。要把石門

打开……”說完，就倒頭死了。

寶成接過父親手中的工具，擦着淚埋葬了父親，就爬上那石門去看地形。這石門高一兩百丈，厚也有一百來丈，不要說這是一道大崖，就是一座碎石山，吐寶成用一輩子的時間去挑，也搬不完啊！這個少年，在那石門上爬上爬下，看看想想，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，決定在那石門上打一個洞，吐水從洞里流過來。

但是，打下來的石頭，並不能當飯吃呀！白天，他用父親傳給他的鋤頭鐮刀，耕田種菜，割草打柴；晚飯後，就去打洞。要是遇上晴天，或是有月光，還能多打一会儿，要是在漆黑的雨夜，就不行了，摸着那堅硬的岩石，听着嶺上餓狼的叫聲，哪里打得好！更糟糕的是，打了沒幾天就把他父親傳給他的兩把手錘、十來根鉗子都打壞了，想找點木炭來煑鉗子都沒有。而那山洞呢，只是現出個一人多高的凹印，最深的地方也才幾分。

怎麼辦呢？這孩子咬着一對厚嘴唇，想着。

他孤苦伶仃，無親無靠，去找鄰居想法吧，這窮家寨哪家不窮？那時，一百多戶人家中，只有兩條牛，犁田都是大家換工，用人拖犁。

他一個人躺在那孤單寂寞的破草房中，想着父親臨死的話。後來，他想出了一個辦法，吃飯靠耕田，農閑時就去賣手藝，得的錢用來修理工具。這樣，到春來，他挖土、犁田、栽秧，到秋後，就帶着傢伙，去給那些

有钱人家打屋基，修坟墓，给那些农家打碾修磨。但是，这样搞，一年就只有十来天去打洞了，连过年都不能休息。

他这样打到十八岁，才把那石洞的轮廓打出来。有些好心人劝他：“孩子，我们知道你宝家世代都是硬汉子，你家这个心愿不实现，你是不会丢手的。可是，现在这个世道，兵荒马乱，我们又无力帮你，你不如先把路修好一点，打洞的事，以后再说吧！”宝成一听，也有道理。于是，他暂且丢下石洞，去修路。他摸着那高峻的石壁说：“石门啊，石门啊，我宝成不把你打开，就不是宝家的子孙！”

他一边耕田，一边修路，一面出去干石匠活。那一万多级的石梯路，十年来的工夫，加宽了不到一半。

偏偏在那几年，不是大旱，就是小旱，一旱，这穷家寨的人就要出去逃荒，有的一去不归，有的过好几年才能回来。别看这穷家寨土地瘦薄，有钱人花钱买了这里的地，感到上了当，但催租要粮却比其他地方还逼得紧。宝宝成有时气不过，也逃出去流浪三年两年，却又舍不得宝家的那件大事，又只好忍气吞声地跑回来，修那条路。穷朋友们有时来帮助帮助，但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，干几天又走了。

宝宝成就这样度过了他的青春，到了中年。

三十四岁那年，四处传说，皇帝下台了，改朝换代了，当皇帝的改叫总统。这对宝宝成有什么关系呢？除

了剪掉那根討厭的辮子而外，什麼都是一樣。

有人勸他安得家了，可是，誰願把女兒嫁到這窮家寨來呢？一直換到四十歲，還是寶成父親的一個師兄把女兒嫁給了他。并叮囑說：“寶成，我女兒比你小十多歲，你要好好待她。她也會干石匠活兒，你們好好過日子吧。”寶成謝了師伯，兩口子苦巴苦吃地過着，不止五年，生了一個女孩子，拖累更大。但有一個好處，那寶大嫂聰明、能干，又有一套好石工手藝，閑時也幫着寶成修路。寶寶成心中歡喜，有了幫手，修路就快了。

到他四十七歲的時候，石梯路完工了，夫妻二人，好不高興。寶寶成抱着女兒勤秀，伴着妻子，從山腳一直走到山頂，又從山頂走到山腳，夫妻倆边走边商議下一步的事。他倆決定出去干一冬的石工，再配點工具，明年就開始打洞。寶寶成活了四十七歲，沒有過過這樣快樂的晚上，年輕的妻子，天真的女兒伴着他，在火爐邊一直談到深夜。

誰知道從第二年起，甲子，乙丑，丙寅，連着干旱了三年，真是烈日似火，赤地千里，窮家寨一百多家，搬得一千二淨。就是跑出去，到處都在鬧災荒，哪裏去求吃！寶寶成夫婦，虧得身體健壯，又有點手藝，出去逃了三年荒，一家三口人還能回到窮家寨來。好容易辛辛苦苦地恢復了元氣，寶大嫂就對寶寶成說：“寶成，開山的事，專靠我們兩人也完不成，不如收幾個徒弟，出了師，力量就大了。”寶寶成一聽有理，就說：

“这办法强，将来秀儿长成人，给她招个女婿进来，人就更多了。”

寨里寨外的人，听说寶宝成要收徒弟，都爭着把儿子送来。寶宝成怕太多了負担不起，选来选去，选了三个。其中有一个叫苦宝儿，才十二岁，不但聪明伶俐，而且做事勤快。苦宝儿，本姓王，自幼沒有父母，亏得一个守孀姑母养大，取名叫王宝儿，因生得命苦，人都叫他苦宝儿。寶宝成不由得对他特别疼爱。

有了徒弟，寶宝成就得帶着徒弟四处于活儿，那耕田、砍柴的事，全都交給妻子。但因为要帶徒弟，那开山的事，只好暫擱下来。

五十八岁那年，又是一次大旱，寶家又不得不出去逃荒。先后几个徒弟都走了，只有苦宝儿还在身边，他姑媽死了，无依无靠，要認寶宝成做父亲。因为寶宝成有一段心事，就不答允苦宝儿，却又愿留他在家住下来。

逃荒的前一天，寶宝成提着水桶，一步一步地走上那石梯，翻过长杠岭，到那石塘去挑水。到了石塘边，他把水桶放下，俯身去看那清亮的塘水。水里出现了他的面影。他看見他那紅亮寬大的脸上，已經出現了皺紋，那头发早已白了大半。他感慨地对着塘水說：“水啊！水啊！你知道我們穷家寨的人想了你多少年啊！你知道我寶家为了你受了多少辛酸啊！……”很久，他才直起身来，打了水，挑着走上长杠岭頂上。他看着岭下

的穷家寨，一片焦黄的干土，全是裂缝；那包谷和稻秧都倒在地上；远远近近，那些草房里全都断了炊烟。他想：“我要干到底！穷家寨只有我一家石匠，不打通这石門，穷家寨永无好日子。长杠岭啊，长杠岭，你不要想安宁！”

三、石門何时才能开

寶宝成这一次逃荒回家，已經六十岁了，他妻子也四十五岁了，就在这一年，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女儿，取名二秀。勤秀已經十五岁了，喂猪，煮飯，砍柴，种菜，样样都行，比媽媽还聪明美丽。宝成看看女儿，又看看苦宝儿，高兴地叹了一口气。

十月初五，是他的六十整寿，亲友乡邻和他的徒弟們，因为他替穷家寨吃了不少的苦，也都来給他祝寿。宝成心中有个主意，也不推辞，准备了点水酒野味，招待大家。在席上，宝成擎着酒杯对大家說：“列位高邻，众亲友，几位賢徒，难得大家聚会，我有一桩心事要說，我寶家和这石門的事，大家都知道。而今我已过了一輪甲子，以后能有几年；单絲不成綫，独木不成桥，今天想請大家帮湊帮湊。”众人听了，都說：“有話尽管說，一向我們都想出力，年年鬧灾荒，又沒个人領头，就拖下来了。”寶宝成說：“这就好。我当初收徒弟，就为的是今天，我这心愿向他們說过，諒他們也不推辞；錢也不要多少，只要大家帮点粮，帮点炭火。”

众人听了，当席議論，徒弟們为了报师，都无二话；众亲友乡邻，有出一升粮的，有出几吊錢的，就把事情决定了。苦宝儿等几个徒弟，由寶成带着，第二天就开工，师徒們高高兴兴地动起手来，就在那四十六年前打出来的輪廓上，往里加深。

宝成这一次的高兴，不下于修完石梯路的时候，他举起手錘，恨不得一錘就打进去一尺。徒弟們分成两班，两人一天，空一天搞自己的生活。从此，长杠岭下，石門前，又熱鬧起来，叮叮冬冬的鉗子声，一直要打到深夜才息。逢到那月明之夜，整夜都在打。寶大娘睡在床上，撫摸着怀里的二秀，听着夜空里传来的鉗子声，睡着了，脸上还带着笑容。勤秀有时也来帮忙。那时，姑娘家怕羞，見到苦宝儿脸就紅了，但她还是不断地送茶送水，一声不响地帮着苦宝儿煊鉗子。

誰知才打了三天，大祸就临头了。石門內那几百亩水源充足的稻田，都被一个恶霸占据了。原在那里耕种的人，大都被他赶走了，不走的都成了他的佃戶。这恶霸名叫郑代金，十分刻毒，庄稼人都叫他“振不伸”。为什么叫“振不伸”？我們貴州人，說那債永远还不清，就叫“振不伸”。这个綽号流传以后，大家把那郑代金三个字都忘了。郑代金霸占了这几百亩良田，好生得意，他說那股山泉是他家的风水，誰也动不得，过路的人吐口唾沫在里面，也要被他拉去关起来毒打一頓。那天，他听說山外寶石匠在打石門，想把这股山泉引出

来，气得暴跳如雷，瞪着两只牛眼，督着家兵，带着枪支棍棒，就过岭来找寶宝成。

寶宝成正和两个徒弟打山洞，忽然发觉身后围得黑压压的：郑代金高声喊叫：“寶石匠！”寶宝成見是他，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問：“郑团总，什么事？”郑代金冷笑一声，說：“什么事！你还装聋卖傻！我問你，誰准你开山？”寶宝成說：“我寶家为这座石門，打了五六代了，团总未必不知道？”郑代金說：“这山这水都是我郑家的风水，你胆子倒不小，不吭不声地就破起我家的风水来啦！”寶宝成說：“郑团总，做官也要詳情，这仁家寨的景况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們开山引水，不是为我寶家一家，也不会伤了你的田地，打通之后，这水先灌安家寨，才流到仁家寨来……”郑代金不許宝成說完，迎胸就給他一拳，苦宝儿和另一个徒弟赶快上去扶住，又問郑代金为啥行凶。郑代金說：“行凶：老子还敢杀人呢！”他回头叫一声“打！”二十几个人当场把他們师徒三人打得遍体鳞伤。临走时，还說：“誰再来打石門，老子当场枪毙他！”

穷家寨的人知道了，紛紛赶来时，郑家的人已走了，于是众人就把寶宝成师徒三人抬回家去。那寶大娘母女，哭得死去活来。众人有罵的，有說要去打官司的，也有那老誠怕事的人，对宝成說：“石門亿万斤，重不过‘振不伸’，人家衙門里有人，这口气只有忍下来。打石門的事，就算了吧，那些錢米我們也不要

了，你們拿去养伤吧！”寶宝成喘着气說：“大家放心，不打开石門，我死也不閉眼睛。你們的錢米，我决不动用分文，只請大家把我那徒弟送回家去，等我师徒养好了伤再說。”

寶宝成家的房門，正对着长杠岭。他每天躺在床上，看着石門；想着石門那边的“振不伸”，又急又气。眼看着石門不能繼續打，他的心就象針扎一般。他对伏在他身上哭的勤秀說：“秀儿，別哭，爹沒有打通石門，不会死的！”

他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，伤势才漸漸痊愈，终于能掙扎起来行动了。可恨那郑代金，从那天以后，不断派人背着枪来看动静，有时，就站在长杠岭上，監視着这一面。

寶宝成忍气吞声，只管和妻子女儿劳动。那苦宝儿伤势虽重，究竟是年輕人，慢慢也能起床了。勤秀見了，也暗中高兴，整天师兄长师兄短地問这問那。他两人心中，都已明白，却不好說，都看着二位老人。

一轉眼又过了五、六年，那勤秀已經二十岁了。宝成心想，儿女亲事哪有女方提說的道理，寶大娘却急了，暗中轉托了对山梁清順的妻子做媒。那梁大嫂有个儿子叫梁大生，十七岁了，本想娶勤秀做媳妇，听寶大娘这样說，就打消了自己的念头，反而尽力替寶家成全这事。在宝成滿六十六岁那年，王宝儿和勤秀成了亲，一家五口，更为亲热。第二年就給他二老生了个外孙。

宝成虽有这些喜事，但一想石門，就悶悶不乐，事也湊巧，在他快滿七十岁的那年，郑代金突然得急病死了，他儿子又在外做官，家中无人，那看守石門的事，也漸漸松了下来。

寶宝成听到这个消息，高兴万分，他重新带信給他那几个徒弟，告訴亲友，又要打石門。徒弟們听了，一个个都如期赶到。旁家寨的人听了，个个感动万分，有送錢的，也有送米的，还有送自己的儿子来参加的。梁清順也把儿子梁大生送来了。寶宝成請大家坐下，只留了梁大生和另外一个年輕人，錢米一概不收。他叫寶大娘从床下抱出一个罌子来，說：“你們十年前湊的錢米，还在这里！米我也卖成錢，一个也沒有动。我們趁这个时机，赶快下手！”

这一次，人手齐，工具趁手，一个冬天就把那石洞打进去四五丈深。寶宝成成天在洞里鉆进鉆出，一会儿指点，一会儿自己干，滿头滿脸都是灰尘，手上全是一层又一层的老茧，他都若无其事。他那宏亮的笑声，常常在那石崖下激荡着。

可是，过了新年，他們收拾工具又要干的时候，郑代金的儿子郑德庆，突然耀武揚威地回来当了乡长。这郑德庆滿脸横肉，与郑代金一般嘴脸。他回家办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带着几十个乡丁，把寶宝成的房子拆了，把那些破烂家具摔出来，当天又督着乡丁，把寶家全家赶出旁家寨。还用枪逼着另外一个石匠，在那洞口的石壁

上，刻了一张告示：

乡公所示：此长杠岭系郑氏家业，为郑氏子孙万代所有，任何人不得在此牧牛破土，违者严究不貸！

乡长 郑德庆

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

四、穷家寨变成了富家寨

寶宝成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长杠岭，离开了穷家寨。他一家人无处安身，就跑到一个叫石家坡的荒山上去开荒。七十岁的寶宝成，須眉似雪，滿头銀霜，但那寬大的、鮮紅的脸膛，那又高又直的鼻梁，寬闊的前額，和那毫不偏偻的腰身，都显露出他的精力异常充沛。七十年，他經過多少艰难辛酸，他懂得了石門难开，要打倒那統治石門的人更难。但是，他想着穷家寨的变迁，想着祖祖輩輩的心愿，他活着，象一棵不老的松树那样活着。他領着妻儿女婿，烧山开荒，心中却永远留着那道石門的影子。那石門內澄清見底的塘水，那石門外的一片焦土，总是在他的腦里出現。

二女儿二秀已經快十二岁了，和勤秀一样聪明能干。寶宝成从她身上，常常想到自己的童年，他的妻子，他的大女儿，他的女婿苦宝兒的变化。他不大說話了，常常坐在那荒山上，看着东南方，那里，他看見了那座森林滿山、虎豹成群的大山。在那山的西面，就是长杠岭哟，可惜被附近的群山遮住了，看不見。他想起

那座住了七十年的草房，想起父亲臨終前的話。而今，已經過去快六十年了，石門只打進去一個小洞，難道我也要像父親一樣，把苦寶兒他們叫到跟前來，把這件事交給他們了嗎？……要打石門，先得把鄭德慶打走！怎麼打走他呢？老人的心，煩悶不堪。他取過斧頭，狠狠地砍倒了一棵胡栗樹。

1949年冬天，天變了，寶成雖然已經七十二歲了，但他很快地就懂得了什麼叫新社會。這幾年，變化多大，寶成在石家坡下分得了瓦房和土地，五十七歲的寶大娘和女兒、女婿，都成了積極分子，女婿在1951年又報名到朝鮮抗美援朝去了，十四歲的二秀，天天跟着那些姑娘們扭秧歌，勤秀那個八歲的兒子也會唱“東方紅”了。而那鄭德慶，在1950年被群眾公審槍斃了。

寶成幾次要提打石門的事都擱下了，因為任務一個接一個，大家都忙不過來。直到1953年的冬天，鄉的黨支部書記來找他，請他去主持打石門，才又談到這件事。你說那支書是誰，就是梁清順的兒子梁大生，已經二十七、八歲了，還是當年那樣誠懇忠厚，只是老練多了。

寶成等呀，等呀，等了六七十年，他的願望才真正實現了！這時跟着他的不再是那幾個徒弟，而是一大群農民。

他不用人扶，一級一級地爬上那一萬多級石梯，重新測量地形。他把以前那些陰陽先生的羅盤借來定方位，用端水尺來定高低，發覺以前那個洞並沒有打錯，

就领着人开始打洞。他兴冲冲地来到洞门前，反而呆住了，六、七年前的那些景象，又浮现在他眼前，他一家、人和几个徒弟曾经在这个石洞里干过几个月哟！“郑代金、郑德庆，好狠的心！一张告示浪费了我七岁哟！”他抬头看着那壁上的告示，就叫人端过梯子，要上去打。旁人怕他摔下来，拦他，他不听，上去一顿钻子，就把那些字打得稀烂，然后才开工。梁大生本来只要他作作指导就行，他哪里肯听，一个人端着油灯，走进洞去，七年前那熟悉的石灰岩的气味，又扑到他的鼻子里来。他走到洞底，光亮已经黯淡了，石壁在油灯的微光下发着青光。他搜寻着那年打过最后一钻的地方。找到了，坐下来，把钻子对好，就要打了。

“郑代金，再来打我吧，郑德庆，再来赶我吧！”老人笑起来了，狠狠地朝着岩石打了第一锤。岩石“登”地响了一声，也象在笑。后面的两个人，见他动了手，也跟着干起来。

有了油灯，几个互助组轮流送饭，整天整夜地干。宝宝成怕的只是自己的年龄大，不能亲自看到打通的那一天。

七十七岁……

七十八岁……

勤秀当了乡长，苦宝儿从朝鲜回国了。宝大婆六十三了，搬到仁家寨来。梁支书另给宝宝成找了一间房子，让他老两口住下。二秀也当了互助组长。宝宝成手